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政術部十 考績 弊政 亂政 譎政 政不一 七徵 佞邪 貪暴 貪冒 掊尅 暴虐

考績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漢元帝建昭中西

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名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轉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辠率相準如此法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禄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

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媖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房自請願無屬刺史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於公卿及内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黄門侍郎杜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

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
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要
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
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
之佐殷周無貲伊呂之助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
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
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内
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

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一體而資相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禄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後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

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竿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

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　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出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

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録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髪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三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録尚書

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閒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兹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

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閒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令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

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

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内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黄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唐考課之法有德

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自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麤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為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

狀可矜或雖不成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省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謂及不課並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

加勸課以致減省者謂永業口分之內有荒廢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于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

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産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覦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户口流散

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録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厖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廵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

之不具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升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為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

歳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始得遷秩　凡考第之法内外選人周一歳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歳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初著令州縣户口準見户十分增一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建隆三年又以科賦有欠踰十之一及公事曠違常有制受罰者皆如耗户口例降考吏部南曹又舉周制請州縣官益户增

稅受代日並書於籍凡千户以下能增百户減一選減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能歸復逋亡之民者亦如之是年縣始置尉頒捕盜條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內獲者令尉等第議賞三限外不獲尉罰一月奉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停官　太宗勵精圖治遣官分行郡縣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優劣為三等政績尤異為上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

所涖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户部南曹給印紙歴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别給公據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歴多所闕略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縣給南曹歴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時蔣元振知白州為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衆輒詣部使乞留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郫州須城縣鞭朴不施境内大治淳化初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

襃嘉賜元振絹三十疋粟五十石賜益恭緋衣銀帶絹五十匹四年始分置磨勘之司

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廢差遣院令審官總之乃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莅事明敏鬬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内清肅者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鬬訟踰越憲度盜賊競起郡内不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時以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覈功過又以判流内銓翰林學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其職也真宗即

位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勘自此始景德初令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仁宗尤矜憐下吏嘗曰州縣秩卑而長吏多鉤摭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進朕甚憫焉宰相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下無滯才矣選人有束鹿縣尉王得悦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貧特擢為大理寺丞

慶歷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

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之

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淄川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績舊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為課悉書中等無高下神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

占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璽書
奬勸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縣
令之課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平盜勸課農桑振
恤饑窮導守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書為最而德義清
謹公平勤恪為善參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
尤殊絶者别立優劣二等歳上其狀以詔賞罰是時内
外官職各從所隷司以考覈而中書省置之籍每歳竟
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

年遂罷考課院間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凡知州通判上中書縣令上司農各注籍以相參考惟侍從出守郡聽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　紹興二年初詔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户口增否别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縣令監司考知州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罰之　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爲審官院爲考課院皆中

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遵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歷子如薦賢才為幾人若為治錢穀若為理獄訟興某利除某害合為條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陛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莅無狀者罰之無赦則賢者効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為善矣帝乃命經筵官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寧宗以郡國按刺多狥私情遂倣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一司歲終

各以能否之實聞於上以詔升黜　遼聖宗統和九年詔諸道舉行能察貪酷　金考課法凡内外官之政績所歷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于解由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於銓擬時讀之謂之銓頭而書于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爲類而書各人平生所歷之資考功過者也　章宗嘗問近臣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瓜爾佳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煩則有司難承用耳尚書右丞劉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

實令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煩　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者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名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者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二曰賦役均平田野加闢為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滯與廢當理為判事之最四曰鈐東吏卒姦盜不行為督領之最五曰案部分明評議均當為檢校之最以上皆課縣令簿丞警巡使副録事司候判官也　六曰詳讞

合宜咨執當理為幕職之最七曰盜賊消弭使人安靜為廵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納物無損失為倉庫之最九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曰檢察有方行旅無滯為關津之最十一曰隄防堅固備禦無虞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為監督之最十三曰謹察禁囚輕重無怨為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十五曰戎器完肅捍守有方為邊防之最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為法官之最十

七曰差役公平盜賊止息為軍職之最凡縣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為上陞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為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一善為下減一資歷

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上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奬進人才耳近來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為虛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為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厲以為國家用納之　元世祖至元八年詔舉守

令以户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為上選陞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有成者為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三十三年增課守令式於八年所定五事外又增以課勸農桑克勤奉職者陞奬其怠於事者笞罷之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官遣官考

其功効　武宗至大二年令州縣正官以九年為任三年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歷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為黜陟　仁宗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内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内外大小官屬必

候任滿考績方許選調庶免朝除夕改啟倖長奸之弊從之　明洪武五年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十一年諭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别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七年吏部尚書俞憹定考績法　凡官員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

事考察間一奉行無常例　世宗嘉靖十年吏部言祖宗舊制在外有司官員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誥敕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舉保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應得誥敕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得旌異者所以優異等

考績二

原廢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注云廢退其不能者進置賢能者也　誅賞

王昶字文舒詔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唐虞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綱紀故能否可知也

會政 周禮計會政事

稽功 又曰責實稽其功事

連最 考課連最

相蒙 能否相蒙

察羣吏 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縣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注云治中調其職簿書之要也

考衆官 杜恕為黄門侍郎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言州郡考功皆有事效然後察舉郡守以功次補或就增爵秩此最考課之急至於公卿內職大臣不當但以其職考課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致雍熙

齎閥閱 朱博為琅邪太守姑幕縣有盜游徼王卿盡力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有效檄到齎閥閱詣府注閥閱功勞也閥閱所經歷

明度量谷永書曰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　三歲大計周禮太宰之職三歲大計羣吏之治注三載考績　三年大比以考羣吏而廢置注云大比大計也　崇德黜惡禮　稽功底績書底致也績功也　盧毓考課法毓曰名不可致異人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昔間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課廢而名譽相進退故真偽相蒙帝納其言作考課法及　劉劭考課疏魏志劉劭作都官考課上疏曰官吏考課王政之較然而歴代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蕭育救郭舜蕭育為茂陵令會課注考課育第六漆令郭舜殿見責育救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人言不務是以理典關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　傅嘏難劉劭法劉劭作考課法傅嘏難之也

增朝堂黜陟經濟類編後魏

主北巡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以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三等人無怨者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由卿不能相導以義今奪卿祿一期又謂左僕射拓拔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期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期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中書詢考 宋史真宗時魯宗道言守令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

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以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倣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從之

更以考升　唐書貞元中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趙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

改注中上　經濟類編唐高宗時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常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顏色自若不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為天下最　唐書路嗣恭字懿範始名劒客以世廕為鄚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藏二縣考績為天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為十郡最　元史世祖時張德輝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二年考績為十郡最

廷策縣令　唐書開元四年明皇

悉名縣令策于廷考下第者罷之盧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

手書勞績 宋史宋太祖勵精政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

寖成苟且之風 又曰淳化中梁昂上言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顔惟考課之文秖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令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薦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寖成苟且之風伏惟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

議行黜陟之法 元史世祖時廉希憲在中書時建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

課農興學 明紀事本末洪武五年敕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

之效而長于督運命黜之

激濁揚清

宣宗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不以恢辦為能

續文獻通考明太祖時山西汾州考平遙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不喜擿拾小過

宋史韓億為尚書左丞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顰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于盛世

分上下二等為三

後魏令三載一考以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者帝親臨決焉

以

甄別流品為非 經濟類編唐劉瑑與崔慎由議政于宣宗前慎由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內外磨勘 宋史仁宗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范仲淹退上十事一曰明黜陟内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遷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上采用之皆以詔書畫一頒下著為令

甄別守令 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為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原詢事考言 程功會課 智效一官 績成三考 政乃日脩 功惟歲課 白帖

弊政一

原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並詩）　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弊未能寡怨於人　無憯怛之愛無忠利之教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記）　矯誣犯禁　政散人亡　衆誰適從　晉政多門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並左傳）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　善人未勸淫人不懼　亟肄以疲之多方

以誤之左傳伍員云注曰肆猶勞也厭政已甚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厭政已甚矣上有困令聽讒自亂聽諛自欺多易自怠恨多無親怨多不克繁政害力繁賦害財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不保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並汲冢周書上不知無以利事下不力無以承順佐不利無以集衆卿不仁無以讓賢伯不勤無以行令度之天神則非祥

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周語靈王太子晉諫云云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以智治國國之賊也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北堂書鈔增道德之旨未弘而鍔薄之風先搖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已魏徵疏貪冒者謂能

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為黯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唐書景雲中監察御史韓琬疏　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宋仁宗時韓絳疏　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王禹偁疏　命令數更之弊恩寵濫進之弊賜予不切之弊尹洙疏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宋史靖康時孫傅對欽宗　令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

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　以學校言之庠序之士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明紀事本末洪武中葉居升疏

弊政一

原浚恒易浚恒凶以深刻為常也　官邪由官邪也　苟簡之理注苟于權利簡于仁

義

鹵莽莊子君為政勿鹵莽　許謝錢張匡坐贓報陳湯訟罪許謝錢二百萬

寫孝經梁州刺史宋邊患多寇迷理寡學術乃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蓋勲諫不從詔責之

不信吏劉類為弘農守每遣大吏出使隨覆察之白日於辟閭闕門夜使幹廉察諸曹又以幹不足信

云

云

皆問吏王溫舒為中尉減宣在內史事無大小皆問其守官吏令丞不得擅搖以重法繩之

數年一切為小治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為經也經常也　遺禮義賈誼曰商君遺禮義棄仁

恩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注誶猶罵也

窮人欲滅天理而窮人欲　不率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　無惻隱之實

貨行於言後漢書貨行於言罪成於手　刑放於寵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

久不聞問 嚴助請為會稽守數年不聞問詔曰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助謝

多所侵刻 公孫瓚字伯圭常言衣冠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刻百姓怨之

吏並侵漁 張湯每奏事至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縣官所興未獲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莫不指湯

田卒汙萊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

道殣相望 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注殣餓也

上下相蒙 神怒人怨

布常無藝 藝法制也

請寄為奸 請託之事白帖

增秕僻 唐懿宗時路巖為相于是王政秕僻

橫撓 唐書武元衡舉進士為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

武將領刺史 初卯州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擾民居相淆讙房垍謅為州刺史始一切

革之

不稱職補外 馬周言令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

革弊事 宋史方臘起程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可

列弊政 乾道中梁克家列弊政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

日久弊深 呂公著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寛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

前代弊政 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木塲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

功法折律 飾文增辭

慢令致期

不迪率典　弗若于政 並書

怠於其位　愚弄其

民　事充政重　刑肅俗敝　讒慝弘多白帖

亂政

原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易繫辭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書　廢時亂曰書　世亂則學校不修詩子衿篇　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傳云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云云　夏有亂政又云鄭人鑄刑書于鼎叔向貽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晉政多門又云晉人盟諸侯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政在家門又云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云云上陵下替左傳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奔商呂氏春秋云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又曰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秦為亂政漢書張耳傳焚滅詩書圖籍散亂史記秦始皇云天下學士逃難以亂濟亂大敗天下董仲舒傳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興劉歆移書長戟詰闕邊境雷動四野風起息夫躬傳三輔苦之罵詈載道光武紀爪分鸞切塵消鼎沸袁宏後漢書編户騷

動天下思亂　京室為虚薛瑩靈帝賛云　天下騷動起為盜賊續漢書靈帝時　黄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典論云董卓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黄巾盛於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蕩覆王室典論云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云云　帝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後漢靈帝中平五年帝自稱無上將軍燿兵於平樂觀　火燒宫府　四方州郡擁强兵獻帝春秋

山無峻幹澤無注水淮南子云夏之法　增疾其長亂唐書杜鴻漸以宰相鎮西川時崔旰殺郭英又據成都鴻漸憚其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誅責反委以政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為成都尹議者疾其長亂

關通貨賄有又云元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己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擠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

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貪臣聚斂以圖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唐書劉蕡策

樹黨恣橫五代漢隱帝即位楊邠史弘肇王章樹黨恣橫專權凌上

別置典謁五代史梁太祖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以妻敬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于翔

覆舟自焚宋史張方平疏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

亂天下必

斯人李師中嘗言今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羣姦嗣虐毒流四海朱熹嘗言王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毒流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治亂自此而分基業自此而隳陳師錫言蔡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此而分祖宗基業自此而隳矣稱威武大將軍弇山堂別集明正德十三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命内閣草制楊廷和不可辭疾不出乃召梁儲面趣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劒立曰不草制視此劒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

擲劒去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矣及上度居庸關遂駐蹕宣府和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每稱曰家裏

譎政

原缿筩 漢趙廣漢字子都為穎川俗朋黨廣漢患之乃為缿筩削其主名以為耳目 **鈎距** 又為京兆善為鈎距以得人情嘗呼亭長界上亭長戲曰為我多謝趙君廣漢知之 **示詐** 示人以詐

任詭 譎 **間行察俗** 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守當入郡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而已觀邑里採風俗然後進吏人及令長貪潔良猾盡皆知之也 **借死狗軍** 魏太祖軍中糧少主簿請用小斗給軍糧祖曰善後軍中怨祖謂主簿曰借汝死以謝衆乃斬之以狗軍士 **使吏襲**

姦王温舒擇敢往吏把其陰重罪縱使襲吏之姦

問吏所聞范寗為豫章守欲遣十五議曹下屬縣採風俗吏假歸還訊問所聞官長得失徐邈與書云云

事不敢隱黄霸為頴川遣吏按行吏不敢舍郵亭食於路傍烏攫其肉吏還霸迎勞曰甚苦食於路乃為烏所攫盡知其行止事不敢隱也

譎以摘姦王渙為洛陽令又能以譎數發摘姦伏

功曹不敢隱朱博字子元為馮翊長陵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見其瘢問之禁不敢隱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拔擢用能自効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敕禁無得泄語有使宜輒記言以為耳目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使自疏取受欺慢當斷頭功曹不敢隱博削記使之不敢蹉跌

吏人為耳目蓋寛饒為官志在奉公俸錢月數千半給吏人為耳目

晉文譎而不正

論語朱博譎不敢欺朱博每到官輒出奇譎以示下不可欺也　增任機譎

唐書劉頎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為政煩碎無大體　騁譎怪又曰裴延齡資奇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也　變詐宋史楊進太祖以其樸直厚遇之常受詔巡京師閭里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善養視小民笑其變詐也

人為又曰王欽若白真宗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

攜貳其徒又曰曽鞏知齊州章丘民聚黨邨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鞏配三十一

人又屬民為保伍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
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羣飲食冠裳
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狥四境盜聞多出
自首羣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

使相猜阻 又曰夏竦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多得事情 又曰孫冲為吏所至以强幹稱然任鈎距多得事情

獨能如約 又曰元豐末蔡京知開封府司馬光
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
畿縣僱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
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至紹聖間入權戶部尚書章惇
欲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曰取熙寧成法施行
之爾何講為惇然之

治民之末 明紀事本末解縉封事曰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

政不一

原吾誰適從士蒍謂晉獻公云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國不堪貳左傳一與一奪季文子謂晉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朝更夕改政衆而惡國語政令無常措無所統一唐書哥舒翰守潼關因風痺不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紛爭詆訾又云韓全義討吳少誠詔合十七鎮兵馬屬之全義無他方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遂潰政出多門宋史高宗初立李綱上十事其一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于中書則朝廷尊依違不決又曰宋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

同宋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由此依違不決

佞邪一

原无妄之往天命不祐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　比之匪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並易

無以利口亂厥官 書　盜言孔甘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 並詩　君子不以口譽人情踈

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並禮 巧言亂德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人佞人殆並論語 慢易以犯節沉湎以忘本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左傳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視

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嫚　無信多私宋元公　姦以事君吾所能御左傳叔向云注御止也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也　自齊逃來曰佞人來矣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

極言無度　其口曲媚　曲躬要利並得厥求　面相誣矇及爾顛覆　説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辨　安知是諓諓者乎越語范蠡謂王孫子曰吾濱于東海之陂黿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

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禄弗諫而阿

之亦必及焉王孫勝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云云 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晉語里克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云云 撓志以從君廢人以自利 佞心翦翦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恣縱不羈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妬騷經云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荃蕙化而為茅楚辭

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 楚辭天問曰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

明白不進荊棘成林 巧佞在人賢人滅息 連蕙蓲以為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蔽晦姦臣浮說 世雷同而炫燿何毀譽之昧昧 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囁如之妄詐 並北堂書鈔

增佞言似忠姦言似信 李沆語

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 蘇轍論呂惠卿 傾險憸薄文辭淺繆 神宗時御史論种明逸 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 陳俊卿論

湯思退俱宋史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元史許衡疏

佞邪二

增承意汲黯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縱不愛身柰辱朝廷何

順指嚴光傳阿諛順指

巫媼宋史太祖時史珪石漢卿用事張瓊輕侮之目為巫媼二人銜之切齒卒譖殺之

俳優又曰徽宗用王黼身爲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悦

逢迎又曰梁師成黠習文法稍知書攺和間得君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

附會 又曰林特天性邪險善附會

多詐不情 合璧事類漢公孫弘齊人多詐不情

口才得幸 元史順帝時哈瑪爾有口才尤為帝所褻幸一日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瑪爾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

佞媚為心 唐書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佞辭泉湧 又曰文宗時鄭注權勢熏灼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注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召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厚遺而遣之

佞而不仁 又曰魏徵疏曰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間倫請下之穆伯不應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焉用之

挾詐任數 宋史楊偕奏夏

陜挾詐任數姦邪傾險

真姦邪又曰仁宗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久自敗又曰真宗曰邪姦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

益畏其口又曰太宗頗任趙贊令鉤校三司簿贊自選吏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太宗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益畏其口

笑其姦佞又曰哲宗廢孟后立劉后受冊之日百官仗衛陳於大廷是日天氣清晏安惇巍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佞

乃令信有佞人唐書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放鄭聲不若遠

佞人 東軒筆記王荆公初為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自喜而為之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職亦在坐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貪暴

原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玉食　害於而家凶於而國　降割於我家不少延　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並書　正月大夫刺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伐檀刺貪也　終風刺虐也　碩鼠刺重斂蠶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哀刑政之苛　斂怨以為德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王公侵刻下人不得其所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並詩　率人以暴而人從之　不勝其弊唯戮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致順至於用鉞　肆於人上以縱其淫　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趙文子云　其虐滋厚子産以為蠆尾　肆其罔極　視人如草芥艾殺其人　暴骨如莽　反易天常斬艾百姓

叫天之無辜渾良夫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浸欲崇侈不可盈厭政以賄成干國之紀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受焚之功取貨於鄭以玉賈罪强奪商人無所還忌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左傳晏子謂景公云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穀梁傳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桓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君人者必時視人

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　用人之力為已悉矣　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驕頑之虎見利無親　賄無成事　專利作威　令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　爵以賄成　飲食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　厚顏忍恥遂非不悛　夏箴曰中不容利人乃以外刺　享一利亦得一惡晉語曰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

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云云

增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李義府

李林甫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

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盧杞

嚴礪為山東節度使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及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

黎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狥財色附

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_並書 唐

石保吉累授節度使家世將相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績好治生射利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　慓悍陰刻無所顧忌

王安石子雱

徽宗時蔡嶷出知杭州為政喜怒狥情任刑太慘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縮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强取之　蔡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

計也　賈似道酷嗜寶翫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並宋史　元至元二十八年虎入南城趙與票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僧格敗平章布呼密奏與票貧窶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耶　内通貨賄外示威刑元相阿哈瑪特　仁宗朝内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共劾右丞相特們德爾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並元史

貪冒一

原上貪於利則下叛 鄭玄注禮記大學篇 先財後禮則民利 禮坊記 貪貨棄命 左傳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安官貪祿 說苑云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浮沈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貪以敗官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 貪人敗類 詩桑柔篇 貪受不祥 左傳 好利不顧 詩清人序 貪婪無厭 專利不厭 並左傳 懷辟賈害 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為富不仁 左傳云陽貨奔齊請師以伐魯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受祿不讓至於斯亡 詩

違不出境則利祿也禮表記蓄聚無厭積禍滋多國語云子韋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晉中興書謝萬安石弟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傳云縉雲氏不才子也有豐富者誣以大罪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左傳子服景伯廢為殘賊莫知其尤非人其吉惟貨其吉書冏命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左傳曰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僑也惑之

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後漢崔烈評司徒

輸錢一億萬位至太尉後漢曹嵩貨賂中官靈帝時輸西園一億萬位至太尉

許芝每爭肉魏志許芝每祭肉取百斤猶恨其少

慕容恒賣水慕容評恒賣水與軍人

公聚朽蠹三老凍餒左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詩四月篇

貪冒二

原錢愧心張武為郎中令受賂文帝賜錢以愧其心　金行賂陶朱公仲男殺人於楚朱公使長子以千金賂莊子以免　歸罪賜衣吳祐字季英為膠東相嗇夫孫性受贓市衣與父父曰君如此何忍欺促歸罪祐曰觀過知仁使歸其父還以衣賜之　受賂賜錢皇甫嵩字義真為冀州牧吏有罪受賄嵩更賜錢懷慙或至自殺　不汝疵瑕楚文王謂申侯貪而無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　自圖進退薛宣字贛君為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得其罪贓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贓與湛令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綬為記謝宣而去謝游恃名儒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書亦解印綬去　敗官為墨貪以敗官為墨　作法于貪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　賄賂公

行府慎

侵欲不忌 左傳郤至曰世之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增

通賕謝 唐書王伾王叔文之黨門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賕謝

嗜權利 又曰王播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

務蓋藏 又曰韋臯治蜀二十一年以侈横務蓋藏之故劉闢階之為亂

若市賈 又曰王縉性貪冒縱親戚尼姏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

不保其貪 又曰李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石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

素無清譽 宋史真宗嘗諭臣下曰李昌齡素無清譽

招賂 唐書竇參為相族子申參所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

販爵 元史曰僧格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己而宣敕當由中書參哥以為言世祖乃命自今宣敕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名爵為貨而販之綱紀大壞人心駭愕

狼籍 唐書裴光

庭等使有司劾宇文融贓饋狼籍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乃貶斥

破產　又曰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名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盜縣官財　又曰張滂謂班宏為度支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產第侈擬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

商販部中　宋史夏竦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

牟賦聚斂　唐書元載諸子牟賦聚斂無涯藝

牟利黷貨　宋史葉祖洽牟利黷貨與曾布厚入目為小訓狐

非賄謝不與官　唐書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丐填委官賞繆紊永泰後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劉塞公路綱紀大壞

賂多者得

善州 五代史後唐廢帝立劉延朗等五人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

掊尅

原初稅畝 穀梁傳云初稅畝古者公田什一藉而不稅

多賦斂 說苑云晉平公好樂多賦斂也

田萊多荒 詩楚茨篇

杼軸其空 詩大東篇

重賦於民 貢禹傳云

侵刻小民 王莽傳云

頭會箕斂 漢書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民飢重斂 管子

賦斂甚數 太公兵法

賦斂羌胡 後漢馬防兄弟貴盛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

收田畝錢 後漢書靈帝紀中平

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 **責治官錢** 靈帝紀云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前漢昭帝贊曰孝昭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繇役無止時徵發傾四海** 傅玄擬班氏詩 **增勾剝** 唐書皇甫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勾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喚之 **橫賦** 貞元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他貨橫賦之 **厚苞苴** 宋史紹興中監察御史顏師魯言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捃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 **搜市廛** 唐書裴延齡嘗奏勾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供天子私費至是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以獻逮捕匠役迫脅就功號曰救索弗讐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 **痛誅斂** 又曰崔寧即崔旰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

子

厚誅斂 又曰王鉷厚誅斂嚮天子意

峻掊亟斂 又曰嚴武鎮蜀峻掊亟斂閭里為空

峻責租調 又曰貞元二十年關輔饑李實為司農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撤屋鬻苗輸於官

聚斂驟陞 元史曰至元年間右丞盧世榮以掊克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

利在掊克 宋史蕭振出知成都安撫制置使軍儲適闕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掊克即先告檜謂振唱為闕乏之語風御史劾其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者以譖得蜀帥既而專用羅織掊克其民民益思振

朘刻軍賜 唐書長慶初張弘靖代劉總為盧龍節度使不通大體朘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

朘刻賞格 宋史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迨朘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勾

濤濤曰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毀弟移迨他路可耳帝然之

一以掊克為事（元史阿哈瑪特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以掊克為事崔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錙銖掊克為功**（又曰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以錙銖掊克為功）**復用此輩將何以堪**（金史金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完顏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

暴虐一

原夏王滅德作威（湯誥）**商王罪人以族**（泰誓）**斬艾百姓害虐烝民**（書多方篇）**結怨於民降灾下民**（並泰誓）**民**

不勝痛漢武故事云　民泣於道漢書王莽傳云　視民如讐左傳子西曰今闔閭夫差視民如讐　汚吏爲虐春秋感精符　毒痛四海　流毒下國　剝喪元良泰誓　殘賊天下尚書中候云　道路以目國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　海内無聊荀悅漢紀云武帝奢侈　敎虐是作書益稷篇　敢行暴虐書微子篇　焚炙無罪墨子云殷紂　燒鋸斵頭左傳　率割夏邑湯誓　劓割夏邑書多方篇　殺季歷竹書紀年云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代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殺管修左傳云楚作亂殺管修也　醢九侯帝王世紀曰九侯入爲紂三公云云　炙翼侯帝王世紀云紂

因箕子史記殷本紀刳孕婦泰誓曰刳剔孕婦殺人恐弗勝韓詩外傳云龍逢諫紂殺人以興謗左傳炮烙始於熨斗淮南子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熨斗銅柱加於爇炭帝王世紀紂為銅柱以膏塗之用鄫子於次雎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雎之社用隱太子於岡山左傳楚子滅蔡云脯九侯以饗諸侯禮明堂篇紂亂天下云云酌梅酒以賜文王帝王世紀殺人不忌為賊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云云慢令致期謂之賊百姓懍懍若崩厥角泰誓小大戰戰懼於非辜仲虺之誥罔密文峻姦軌不勝漢景帝紀天降罪

詈蝨賊内訌 封豨其士猰㺄其民揚雄長楊賦云 爛金為烙骨肉成泥桓子新論云紂爛金為烙溢酒為池骨肉成泥 虐而好劒鑄必試之左傳莒庚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誓 以虎充市而視者驚世紀云紂之為 赭衣半道所謂天賊 微文深詆殺者甚衆史記減宣傳云宣為御史丞 晝夜驗治竟致死事前漢張敞使捕賊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收舜繫獄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 寧見乳虎無直甯成怒前漢酷吏傳云甯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

王隱晉書云苟晞為青州刺史云云　蝨賊蝨疾靡有夷屆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並詩瞻卬篇　棄五帝之德刑推三王之法籍淮南子云　夏桀　剒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泰誓　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始皇本紀　增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孫嬰褓亦投嶺南　肆斬殺怖天下　縱酷吏為爪吻宗姓侯王骨骾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　遣使六道詢鞫流人萬國俊一日戮三百餘人劉光業殺者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希功於上惟恐殺人之少武后久乃知其冤也　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

之吏鑿空投隙　朝與為密夕與為讎　一雁攝遣與妻子決　周用仁昌秦用刑亡唐書周矩諫武后疏　以兵圍十六宅韓建劫唐昭宗幸其鎮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盡殺之　以暴虐殺戮為事梁太祖　數百人同一坑梁太祖弒昭宗時諸王家屬數百人皆遇害同為一坑　少長以次就戮唐臣王師範攻梁朱友寧戰死後兵敗降梁授河陽節度使友寧妻泣謂太祖以讐人猶在朝廷乃遣人就河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然懼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時人哀之

作燒煮剝剔刀山劒樹之刑南漢劉鋹作此刑太祖聞之驚駭曰吾當救此

一方之民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宋史北漢劉繼元性殘忍在太原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殺傷不可勝紀草菅勳舊臣明紀事本末左丞相胡惟庸曰主上草菅勳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乃謀逆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又曰胡惟庸之獄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又曰藍玉之獄清宮三日又曰燕王即位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皆誅死惟得罪建文者得留十族並戮又曰方孝孺不屈文皇曰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遂籍十族每逮至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妻鄭氏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

暴虐二

原卧虎後漢董宣為洛陽令人號卧虎語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蒼鷹人號郅都為蒼鷹

武健嚴酷鷹擊毛摯　猜禍溫舒為中尉召猜禍吏任之其爪牙吏皆虎而冠　敷虐於百姓　作威書依勢作威倚法以削　東濕薪甯成操下如東濕薪　撾亂杖魏劉賴為弘農守過無大小亂杖撾之吏人掘地求錢每遣大吏報使小吏覆察之　猛於虎苛政　烈於火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去儒吏朱博所在輙罷去儒吏議曹曰文儒吏時有諫奏稱說云云博曰太守漢吏當奉三尺法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且歸待堯舜君也　殺婦人黄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登樓而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見暴

虐一

商君法 商鞅立法治秦

戒軟弱 尹賞將死戒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免思功效則復進用一坐軟弱不勝任則無有起時

驚神速 王溫舒為河內具私馬五十匹驛奏事不過二日得報郡中驚其神速時於旁郡追求賦會春至溫舒歎曰使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慢經界 孟子暴君汙吏慢其經界

密法令 法令嘗密矣然姦愈甚上下相遁遁避也

不戒視成 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不教而殺 謂之虐

重足一迹 人畏寗成

流血數里 嚴延年為河南守冬月屬縣內流血數里河南人號屠伯張敞書戒之答曰莠盛苗穢不可不除毋埽墓待喪

地曰木杵 詳酷吏

刺骨吹毛 白帖

增殘摯 唐書肅宗時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摯罷

昏暴 五代史劉鋹為政昏暴民被其毒

以

目語來俊臣治獄纖介皆入于死中外參息至以目語 上急變唐書來俊臣引不逞百輩上急變誣蠖公卿 號大蟲宋史卞袞太宗時歷淮南轉運使充監鐵副使累掌財賦號爲稱職然性慘毒掊克嚴峻專事捶楚至有大蟲之號 逢乳虎又曰韓縝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縝字玉汝言其暴酷也 性尤酷暴五代史南漢劉晟殺弟自立性尤酷暴 猜阻忮忍唐書令狐彰猜阻忮忍忤者輒死 皆下蠶室五代史劉鋹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畧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 赤氣冒門唐書曹華爲横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拔鄆爲三鎮明年兖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於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更戍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人左旣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

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於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門高丈餘　原深文趙

禹　巧詆張湯　慢虐神人　暴殄天物　報虐以威

殺人以逞　朝令暮具　上慢下暴　滅德作威

以蕩陵德白帖

亡徵

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禮中庸　國家將亡神又降之左傳

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國語注云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　商

之亡也夷羊在於牧野國語注云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　檿弧箕服

實亡周國史記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 楚矢箕服是喪王國璅語幽王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史周本紀幽王二年 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左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鬼哭

山鳴帝王世紀云殷紂六月雪或雨赤血云云 黃神嘯吟淮南子云夏桀之時 五

星錯行世紀云桀時攝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水竭 三川皆震史記周本紀云幽王

二年西周如之 桀失玉鏡尚書考靈曜云 亡金虎河圖云金虎喻秦君也

亡玉羊易緯云泰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也 天奪之鑑左傳云虢公敗戎於桑田郭偃

曰虢必亡矣 天降時喪尚書多士 狠而無親汲冢周書史記解云狠而無親

者亡昔者縣宗之君狠而無親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狠而不和韓非子詳後秦三七之亢漢武故事漢赤金漸微漢南記序云伐智而專事史記解云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愎諫而好勝韓非子亡徵篇云狠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太心無悔國亂自多亡徵篇云太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期而不當言而不信世紀云殷紂喜淫不周於法亡徵篇云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聽以爵不待參驗又云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恃交援

而簡近鄰又云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簡侮大臣

無禮父兄又云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

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又云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

逆其使又云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怨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

羣臣易慮又云太子已置而娶於强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易慮者可亡也

臣怒生變史記解云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怨而生變有巢以亡以智矯法以私襍公亡徵篇云好以智矯法時以私襍公法禁

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

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又云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不能周容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又云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多怨而好兵又云主多怨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饕貪而無饜又云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又云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

后妻賤而婢妾貴又云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

女子用國刑餘用事又云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

婢妾之言聽愛玩

之智用又云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又云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太子卑而庶子尊見上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又云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又云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減爵損祿禁罰不行史記解云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代之鄶君以亡貴臣相妬大臣隆盛亡徵篇云貴臣相妬大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入

主弗誅者可亡也　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　又云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命將太重任守太尊　又云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

大臣甚貴偏黨衆強　又云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

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　又云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

罷露百姓煎靡貨財　又云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翫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

增末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無亡　甲兵亟動徭役不息　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　讒邪者進忠正者

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 魏徵疏言隋事 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黄巾不獨生於漢 劉蕡策 藩鎮日横天子旰食 李石對 惡德流布福祚不長 劉栖楚疏 王命不出劒門 唐書

黄巢之亂僖宗出奔 登樓思歸大内 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韓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幸其鎮建遂欲制之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其卒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 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飲道旁 登愁臺 後唐明宗反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悦因罷酒去 趙寶子 天水碧 南唐李煜在位日先是江南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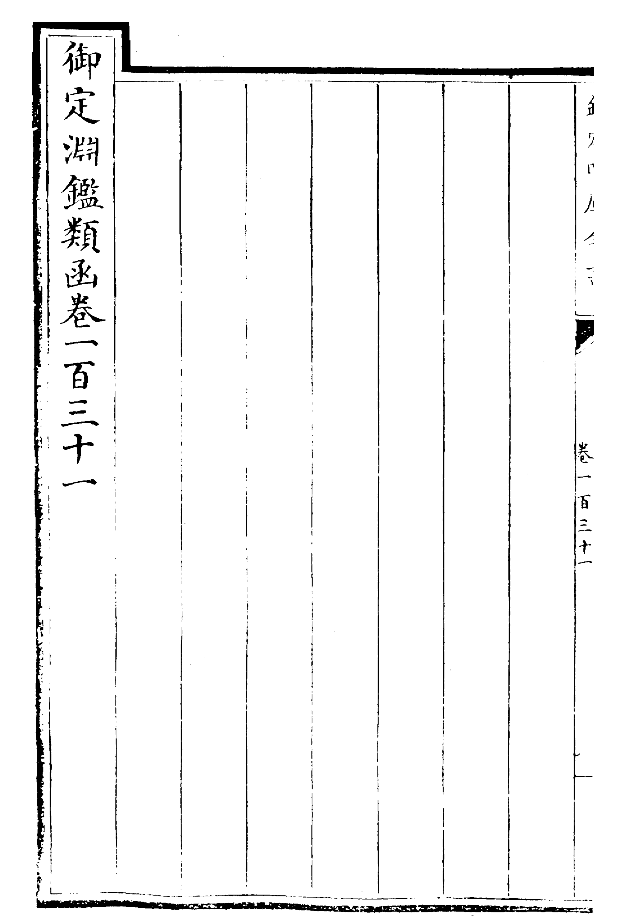
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煋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煋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新年餘慶嘉節長春　五代史孟昶在蜀每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

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　尹洙疏

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　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　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財賦以弊民力　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　徽宗時韓

宗武上疏言事有微
漸而不可不察者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謹案第九頁前六行則擢以勸能刊本勸訛勤據

通典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故真僞相蒙刊本真僞訛直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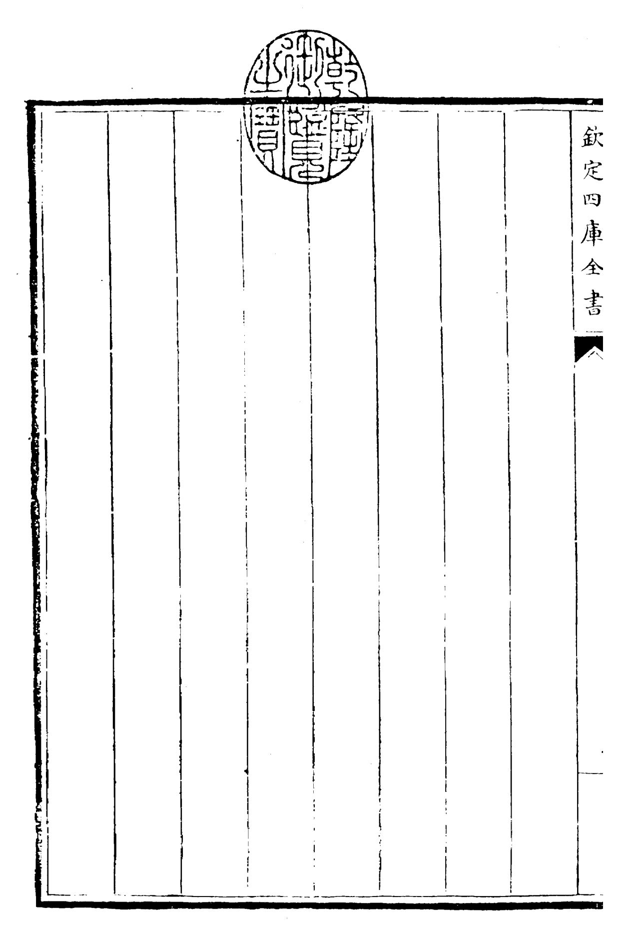
據三國志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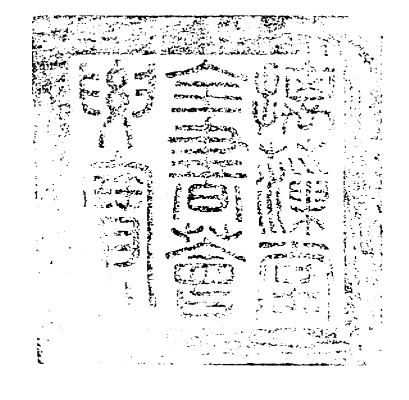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六頁後一行渾良夫刊本渾訛陳據左傳

改

第四十四頁後四行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

睢之社刊本邾訛郲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